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四十八 四十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一 集部

明文衡卷四十八

明 程敏政 編

題跋

題六檜堂卷 黄淮

忿之激於中者必徵於辭色徵諸色其發疾以暴徵諸辭其旨婉以深稽之往古藺相如忿秦之欺趙欲以頭與玉俱碎樊噲忿鴻門之背盟拔劍瞋目以脅楚王徵

諸色者也國風嘆萏蔚之朝隮楚騷悲菉葹之盈室𢼸諸辭者也色之所發雖足以快意於一時而辭之所寓誠足以垂戒於萬世其淺深固不可同日而語也今觀胡襃之六檜堂其亦怨之𢼸於辭者歟襃温之永嘉人當宋運中𢼸屏處華蓋山中讀書自娱怨秦檜之誤國痛入骨髓然而未能伸其志也遂於堂階之下手植檜六本揭其扁曰六檜蓋以六之音與戮同於以識夫檜之罪當致顯戮冀他日得以酬其素願云耳烏乎襃獨

何心哉不得已也當時有若胡澹菴者上高宗封事請以檜之頭懸之槀街詞雖切而不見信況褒未獲進用於朝者乎後雖一出竟以奸權妒嫉僅至滁陽通判而止徒使空言與國風楚騷同傳於編簡良可悲夫然其氣象從容辭意懇至後之覽者足以寒心而駭膽誠非僥倖快意於一時者之可比也九世孫鏞裒集成卷鏞之子與復求士大夫詩文以彰厥美其亦善於繼述者歟

四皓圖跋　胡儼

余讀留侯世家至有所謂四人者嘗高其義不為屈辱因高帝欲易太子吕后用留侯計卑辭厚禮招致此四人為太子助此四人亦皤然無難色司馬公謂審有此是子房為子植黨以拒父也愚以當留侯被刼畫計之日唯知用圯上老人設變制權之術豈暇顧父子之倫哉然此四人既不為父用肯復從其子有可疑者一也向以帝之慢侮而逃匿不就今從太子見寧必其不輕

而且罵哉有可疑者二也且此四人高蹈遠引宜不役志於物一旦以金璧書幣而來有可疑者三也夫惟其有可疑者三余是以知此四人者必不苟出焉雖然四人從太子游者必有謂其果為商巖之老則余不知也

書袁廷玉傳後

人之貴富賤貧吉凶壽夭智愚賢不肖果有相乎禹之跳湯之偏臯陶之削瓜伊尹之無須麋周公之斷椔仲尼之蒙倛是耶非耶果無相乎公孫穀豐下而有後伯

石越椒俱豺聲滅其氏周亞夫鄧通之不食衛青班超之必侯見諸史傳者班班矣荀卿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斯可以論聖賢矣其他囿於二氣五行而盡性踐形之功或昧焉或缺焉或未至焉則貴富賤貧吉凶壽夭智愚賢不肖之徵亦豈外於相邪故唐舉呂公管輅袁天綱之徒皆能以其術取名當時流聲後世此其人豈佞也哉四明袁廷玉甫其先南昌人世業儒至廷玉以相術顯余官翰林時

廷玉擢太常丞嘗見其貌清古而氣剛毅有君子之風
今退休於家其子忠徹為中書舍人乃持九靈山人戴
良所譔甫傳示余而求題嗚呼廷玉術之神其見諸傳
者詳且核矣然其言曰每占人吉凶即知其心之善惡
輒念之為之反覆化導期轉禍以為福人不畏義理而
畏禍患因廷玉之言格心改行者甚衆然歟若然君子
之用心也昔嚴君平隱於卜筮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
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千載

之下求之廷玉其有合哉使占者能如廷玉言棄咎而從義誠於理道有裨焉嗚呼傳以術論之其可乎

書居士外集後　鄒緝

予少時客遊新淦新淦之仁和有李繼武者敬士而好大尤好蓄古文奇書聞人有異書世所貴重者不計其貲之多寡輒重購之嘗得故禮部侍郎曾魯得之所校歐陽公居士内外集知以為奇寶而藏之予嘗借得其外集葢板本大字上下邊幅最高闊曾公皆手自校讐

中間頗多缺板又手自補完曾氏家多古書所校諸本有古本家本刋本諸集辨其同異及其改易增損皆朱書小字於其上下旁邊字極謹細常滿其邊幅以為其用心何其若是之密也非積日累月之勤何能至是哉是時曾公沒已久而其子坐事見籍官散鬻其書故繼武購得之予甚惜曾公用心之勤而其子孫不能保而全之為可恨又以外集之文罕有傳者其所考異尤為難得因取而備錄之惟所校居士集五十卷洪武初永

豐縣令蔡玘已為之鏤板而建寧書坊又為之傳刻則此外集亦當與之並行也其後予官太學居京師以李氏所藏本不可復見深加愛惜吏部侍郎練公子寧好古君子也見之而喜因借以去久未之取會子寧遭事死其集遂亡焉予又為之往來惋惜不已也李後復姓胡出為松江華亭丞集藏於家有子患風狂疾其存亡不可知李令又已没則其集之流落散亡也必矣豈不重可慨念哉此本予永樂九年借義門鄭氏本所錄蓋

此已得居士集故復錄此以為全集所寓雖未能精善又非有曾氏之考異然自謂鄒氏家奇書又後五年予再自北京扈從還京師入見皇太子獲賜歐陽文忠公大全集一百五十七卷裝繕整齊蓋尤為至寶之物既珍襲而秘藏之以此錄本既得之不易因備述予平生愛慕歐文之心與前後得失之故而并予之所感者係焉

題劉州判墓銘後

梁潛

泰和劉君仲啓前吏部尚書槎翁之從子也尚書公雖接物和同而中情極簡重少可許然獨愛仲啓仲啓判陜州時以事逮至京事不白公即為廷白之仲啓少負奇氣好持弓乘馬嘗羣獵窮山中遇猛虎獨前格殺之心以此自壯既而折節讀書從尚書公及其弟東園先生講學稍就砥礪而其才益振施之於政沛然也然人常稱仲啓在州時一事云州治舊有邵公祠祠有怪嘗夜見女奴四人各麗服持一燭而出云邵公也不敢近

仲啓知其怪從祠傍搜之得二老狐殺之俄又見池蓮色鮮艶殊常即命拔去之池水為之赤怪遂以息蓋州人道其事其家僮輿隸亦云翰林庶吉士佘學夔又為之傳甚悉於乎亦異哉春秋左氏所記怪異事甚衆後世未免譏左氏之好怪孔子不語怪豈以其易惑而難知也老子又以謂至治之世其鬼不神然則使前此治陜州者其賢如仲啓怪且不作矣仲啓既甚英偉又得尚書公昆弟振育之其為治必有異績惜州人不知之

獨傳此異事事之異者固足以動人耳目獨不知仲啓於此偶然耳可稱道不在此也仲啓之孫緸舉於鄉而來示予以山東按察僉事晏彥文先生所為仲啓墓銘讀於此有慨焉因題而識之

題劉公辰宗譜後　梁潛

北京刑部侍郎劉公辰宗譜一帙自公而上至五世祖載而止載以上譜遺失不可知者不强續也載生元婺州萬户府經歷季季生常州萬户府知事良良生毅賊

將張士誠圍常州時援兵絶不至㲹賫蠟書浮江間道抵浙江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城陷時良獨不屈闔門赴水死者十餘人良即公之從父也公之尊父其嘗以是語公公亦自能道張士誠之成敗及其從父死時事識其歲月恨其時褒恤之典不及也公為人喜談論慨然甚有志於天下事方太祖高皇帝渡江時公為他將幕府掾屬今皇上即位之明年纂修高皇帝實録公與予實預編集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

不能知知之有不能盡者公一言之聽者如身在其時目覩其事退而考之記注皆合事相越數十年猶强記不忘如此也史事畢拜江西參政既罷歸尋復擢令職然不煩以事葢皇上欲數知太祖時故事惟公能道之故有是命公在江西為政尤知大體雖老其氣如其壯時令觀公之譜及其行事遭遇乘時與其先世忠節俱顯可謂盛矣予惜其從父之死事不著之於史而公之出處當必有太史氏書之也故著之以係其譜俾藏於

家云

題羅氏承恩卷　楊溥

今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公士奇嘗任左
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永樂巳丑太宗皇帝北廵
命皇太子監國留公輔導明年其同母弟羅京以事當
徙北京為民公顧其子尚㓜而母夫人墳墓無守之者
乃以情白仁廟乞留京且言京兄弟二人兄從戍逺方
京復當徙辭意懇切仁廟憫之遂以京給公併開羅氏

軍籍於是毋夫人墳墓有所託而羅之兄弟子姪得優游田里是皆仁廟之賜也今年春京自西昌來省兄會晤之間感念疇昔謹請述其事之本末以示不忘公嘉許之復屬子識於後嗚呼仁廟之恩博矣哉臣溥嘗備員洗馬竊見監國時裁決庶政務從仁厚以煦邦家蓋將使天下蒼生咸得分願況近臣哉公以文儒居輔導竭忠殫慮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恩遇之隆爰及其家固有以也及仁廟正位期年深仁厚澤覃被萬方禮樂之

教垂裕後世而公實以保傅之重兼論議之職其所以顯相邦家以廣利澤其惟善推此心也哉京篤念國恩不忘所自亦羅氏之賢子弟也用世厥家以圖永久尚慎旃哉

書先聖先賢圖賛後　吳訥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賛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龍眠李公麟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於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即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著先聖賛後自顏

淵而下亦皆譔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二月刻石於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無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蓋為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徽欽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干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擯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為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

邪說以誤國挾敵勢以要君其罪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韙之訥一介書生幸際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賛並存遂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詖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廁於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所考云

書宋丘公岳家傳後

右宋龍圖閣學士沿江制置使丘公岳山甫家傳後有

元文宗時龔𤅢子敬順帝時楊維楨廉夫跋子敬云公孫彥啓以時脩宋遼金三史欲執筆者米入公傳廉夫曰自公解閫不三十年宋亡矣予嘗怪宋史無公傳因稽宋制文臣自少卿監武臣自正刺史以上必立附傳公為學士制使何不立附傳于理廟實錄後乎豈在趙葵帥幕弗能止其入洛之師而弗附耶抑史氏失職而失附耶元初董文炳命李槃取宋實錄等五千冊北上國史院若有公附傳後何弗錄耶元累朝欲修三史以

統紀弗定弗果順帝至正元年因授經郎危素請始詔
修之命素乘傳至宋兩都訪摭缺遺彥啓名廸公四世
孫何不以此傳獻之邪宋接晉唐正統遼金可比晉苻
姚附立載記當時史官歐陽玄李好文輩率狥時亡誼
僅比陳壽三國志為三史㢘夫作正統辨力辨其非噫
壽之志近郝經伯常張樞子長所作續漢書以魏吴附
統而分注二國記年於其下矣內陰外陽內柔外剛
開闢以來非常大變迨我朝太祖受命始克攘除以復

先王之舊方今重熈累洽有以宋史當正具陳簡畀文學之臣以修訂之易易耳公之裔孫貳令方持傳求題然傳乃謄本多訛字欠文方當考訂寶藏俟時以獻

晦庵除秦檜祠移文後題

右徽國文公先生所著曰移文者先生淳熈中提舉浙東常平因以公文移郡屏去之也檜家在金陵紹興五年除知温州捨田蓋是時矣曰趙汾獄者檜恨趙鼎等必欲殺之鼎死猶不已乃令徐嚞論鼎子汾與宗室令

衿姦謀送大理獄逼汾自誣與令衿張浚李光胡寅胡
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欲加族誅獄成檜病不能書乃
釋曰圖九錫者鎮江守王循友乞加檜九錫為圖以獻
也曰誰具弱秦者呂愿中率賔佐作秦城王氣詩高宗
既不能討檜若天不誅則王氣誰能弱之也又按先生
語類云高宗悉以國柄付檜舉朝悉秦之人每事與高
宗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逐之檜陞為從官周葵欲言梁
汝嘉檜不待高宗應便改除之縣是張扶請檜乘金根

車其勢須如曹操而後已故檜死詔謂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勉防檜逆謀豈非徘徊漢冐之旁之驗乎若檜之外蘖熺塤堪其穢濁淫黷奚足道哉

題顔氏三節婦傳後 王直

右顔氏三節婦傳翰林檢討張先生伯頴撰載節婦死事甚詳嗚呼誠可謂偉烈者矣予於此而有感也古之王者其德積於身充於家而達於邦國故當時被其化者雖婦人女子皆明義守節卓然有不可奪之志觀於

詩之二南可見矣後世風俗之厚薄亦視其君德之淺深非可以苟焉者也元有天下幾百年以淫瀆之風易禮義之俗而夫婦之倫尤爲大壞其平居逸處不知有别者多矣况於喪亂之際乎獨當時士大夫家詩書傳習之久確然不爲所易然亦鮮矣有如顔氏三節婦者豈不誠可尚哉嗚呼天下之人固有道之以正而不從者矣况可以淫僻道之哉此予所以有感也善化教諭敬守節婦蕭之子也示予以此傳故題予之所感者如

此以深見節婦之賢也

題赤壁圖後　王直

東坡先生謫黄州以李定輩之譖也赤壁二賦其用意遠矣當曹操欲東下時視吳已若無有而卒僨於赤壁今江山猶在而操已影滅跡絶然則英雄如操者果何足道況李定輩邪先生雖為所困然胸次悠然無適而非樂其清忠直節自足以照映千古不特文章之美也而定輩皆已潰敗臭腐而無餘矣先生嘗憤操害孔北

海謂北海如龍而搡如鬼予於定輩亦云

題汪景房沈籍事後

予讀元翰林修撰張子長所書汪君景房事又識景房之裔孫秉心而信仁人之澤之遠也蓋仁者天之道也君子以仁存心斯無愧於天則天之祐之有窮哉當錢氏納土時為其臣者孰無去就利害之思得早入朝以自託幸矣況奉圖籍納土之臣其階於榮顯可必也景房獨存愛人之心不忍其復困於重賦遂去其籍寧自

棄於貿賤而使十三州之人得輕稅之利其心之仁如此豈非天之所祐哉宜子孫之久而盛也古者十一而稅軍國之用量入為出而上下皆足後世費用無經故往往加稅加稅而入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困無聊於是卒亂以亡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果能節用而愛人則豈有亂與亡哉錢氏賦重民困有亡之道雖不納土勢亦不長其自歸於宋也乃天哀其人不使重困於兵革而錢氏因以成歸德之名蓋幸也浙之輕稅

雖成於王方贄然使其故籍尚存方贄亦莫如之何自是以來民享其樂利百三四十年高宗立國於此民心戴之又百五十年而後亡蓋由祖宗德澤在人而此乃其大者也推本而論之景房之功豈細哉子孫之久而盛蓋宜也於戲後之仕者有欲為守文融皇甫鏄之徒其尚監於茲哉

題邵封禪頌藁後

右邵封禪頌藁前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穆胡公作

也昔太宗文皇帝在位時太常臣有言曰古者聖人治天下功德盛隆則必舉封禪之禮以告於神明垂美於萬世今陛下繼統天清地寧民物咸遂聖德神功古無與讓而封禪未講何以繼前代帝王之盛請命禮部舉行之上曰封禪非古也帝王之有聞於後者在其德不在封禪不許公聞之曰此盛德事也而大臣有與之比者陰助之公慮為所惑乃本封禪非古之說與後世賢君良臣所以闕而不行之美皇上聖性高明真知灼見

足以破千古之謬爲百王之明監作此詩以獻上覽之喜曰是朕心也於是言者沮而封禪卒不行君子之事君務引其君以當道若公是也彼秦皇漢武之輩肆其侈心以瀆擾上下天地歆之顧乃以是爲説此爲邦者所以遠佞人而公之所深慮也其學之醇懿心術之正大可見豈獨文章之雅贍可喜哉公捐館三十年其婿尚寶丞宋懷以此槀示直直嘗從公游知公爲深故題其後如此懷其永寶之哉

明文衡卷四十八

明文衡卷四十九

明 程敏政 編

題跋

題貢師泰送謝原功序後 陳敬宗

此貢泰甫為户部尚書漕粟閩海時送謝原功文也元至正十九年張士誠僭據平江原功博學負氣慨然欲白丞相以獻偃兵息民之謀又欲薦名有司入對大廷

一吐胸中之奇以圖國家大利而皆無所遇焉乃獲以文學遇知泰甫執經海上日相與講明論辨至於赤面汗背必當於理而後止此有以見泰甫能忘其勢原功能忘人之勢而得古人交際之心者矣泰甫以文學知名當時此文累千餘言滔滔汨汨如長江大河不可窺其涯涘又必能以理為之主且欲原功察時變慎出處不可降志辱身以就富貴至引伊尹太公不輕自用與夫操瑟齊門以為之戒又以見泰甫於原功去留之際

一本乎道義而非苟焉者也可謂忠厚之至矣史稱泰甫喜接引後進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觀此亦豈不深知泰甫者哉原功名肅號容菴上虞人今其孫澤為刑部郎中清謹自持克光先德又以見仁人者必有後矣

題米芾遺墨

右米芾大行書幾二百字前後所書似出兩手亦云恐非一時筆也然亦各臻其妙未可異而觀之有宋書法名家以蘓黄米蔡竝稱觀此則名不虛得矣芾字元章

初居襄陽至芾徙於吳以母侍宣仁舊恩歷官至禮部員外郎崇寧間除書畫兩學博士博文尚古偉岸不羈當時名流評其文則清雄絶俗氣則邁往淩雲字則超妙入神或又議其字神鋒太峻有如强弩射人而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也夫文以理為主必氣以充之然後振厲而不萠字以規矩為主必氣以馭之然後豪邁而不萎元章素負豪邁之氣者其書似其為人亦其宜而妄生異議者君子有所不取焉監察御史雷復持以求

予題故為書此以俟識者鑒之

題晦菴先生書簡墨蹟卷後

昔南軒張先生謂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許忙事晦菴朱先生謂韓魏公書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一筆行草勢此與荊公之急迫正相反某於是竊有警焉今觀此書雖若畧不經意而端嚴謹重具存法度之中其詞又皆謙虛溫潤無非道義之所發乃知先生雖已造大賢之域亦有資於警察涵

養之功也先生上承列聖道統之傳雖一書劄猶足以師法後學况其大者哉駙馬都尉趙公出是以示予故書此以識景仰之意

書龎彦珙所藏黄山谷帖　錢習禮

此山谷黄太史所書茶賦令中書舍人龎君明叙仲子彦珙之所藏也太史在宋時以文學行誼卓絶當時追配古人使其書未工尚當為人所愛重况極其妙而為一時稱賞哉但紫陽朱夫子謂書學莫盛於唐人各以

其所長自見而魏晉之楷法遂廢至宋名勝相傳不過以唐人為法至於黄米欹傾側媚狂怪怒張乃不若朱鴻臚喻工部超然遠覽追迹鍾元常於千載之上意獨有所不滿焉細玩此帖温然端重似莊人雅士正色立朝殊無前態當是其用意之筆豈可槩觀例論哉宜為後世之所寶藏也予素不嫺於書敬誌其左以俟識者云

書顔魯公争座帖

顔魯公剛直之姿見於正楷英發之氣著於行草今觀與右僕射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藁所稱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即朝恩也英乂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為右僕射唐世以中官為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為軍容實自監英乂為陜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舊故菩提寺行香位次當尋襲為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論辨力斥其非無少容貸當時朝恩怙寵驕肆觀其冐居成均大司成之位升座

講易鼎覆餗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為大璫之至桀黠者矣魯公銳然申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崔旰之慨乎史稱魯公當肅宗至徳初國事方草昧為御史大夫即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此帖徵之庶幾想見其風采也禄山叛河北二十四郡多潰降唯公以平原最先出師挫其鋒致玄宗驚歎以為朕不識真卿何如人而能辦此唐之中興四方義舉自公倡之世傳顔書却屬

氣端人正士之手澤豈不信然哉

書鄒浩傳後　周煇

予嘗奉詔纂集歷代名臣奏議得宋右正言鄒浩諫立劉后䟽反覆幾二千言讀之使人毛髮森悚又見當時有陽翟田晝監京城門見浩因言得罪告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間能死人哉及浩之南遷人莫敢顧而宗正寺主簿王回獨歛交游錢為治裝且慰安其母事覺下詔獄御史詰之

即自服曰實曽與謀不敢欺也是三人者在當時相友善皆以氣節自許距今已三百餘年聞其危言讜論凜然若有生氣其忠肝義膽且與日月爭光可也浩之裔孫今為常山主簿出史傳示予因書田王二人之言以附於後使觀者知浩為忠臣而晝回在當時為益友也

跋宋高宗手詔 金寔

大理少卿會稽吕公家藏宋高宗親書手詔一通蓋起其上世忠穆公頤浩都督湖湘八州軍事時書也吕公

謂予曰吾家寳藏九世所得宸翰迄今且十世洪武間
宦江右書帙散逸因而失之夢寐不忘者二十載今吏
部郎中盱江鄭君購得之民間以畀升乃裼以緗素表
以蜀錦韜以丹櫝名公薦紳各有題識將以傳之子孫
惟思陵翰墨妙絶當世今人見其石刻尚知寳愛況先
世所得真跡寳之當何如邪世人有癖耽玩好者見人
古書名畫輙起覬覦或以計取或以勢奪必欲得之不
顧義之可否者往往有之鄭君於此必求其子孫而歸

之使不失先公之宗器而傳家之文獻足徵忠厚之心過人遠矣故獨表而出之若夫忠穆公匡國事業與當時用事者之是非則有縉紳大手筆論著矣何敢復贅

跋時苗留犢圖　陳璉

時苗留犢事後世有以詭激之事譏之者有以矯世之病而與之者衆議紛然靡有所定逮元有以其事聞於世祖世祖曰彼在官得子亦肯留否斯言一出苗之心衆之議始判然矣壽春守武昌王君廷傑初宰宜山秩

滿將入覲或以留犢圖贈之後陟是任論者謂斯圖為之兆或謂出處有定分事之來會有適與之同予則謂不然廷傑才識過人所至有聲爵祿之來有不得而辭奚待徵諸物而後知邪此圖筆力精妙雖非李龍眠真迹亦自可重也

題襄城伯弋獵圖　林誌

右近畫弋獵圖前而發蹤指者一人後而以鷹犬俟命者二人其三人執矛挾弓矢狀若聽要束而趨者雙鬟

三人侍於後如相偶語者其中一人為尊貴者衣冠似晉宋人物而其氣奕奕然頤指左右似無當使令者一女奴短髮被肩從之而顧臂鷹者若聽其言然不知其所出也予意其為梁曹景宗之事乎景宗少善弋獵其樂至於鼻尖出火耳後生風令人忘生迨其貴也恥坐車張幰如悒悒之婦人此其習痼何如哉後以位崇折節頗悔所為不免時從女侍縱觀以適意焉耳夫弋獵之好有䏘之終身而不已者故雖程伯子蚤志道學亦

喜弋獵及見周元公自云此好已絶而元公獨易其言未幾果動心於射兎者況於景宗輩乎然景宗之悔以其貴也非如伯子之學以克己者也然其鍾離樹績隱然為國長城光華賦詩文士為之屈服予乃知豪傑之士不為則已為之固異夫人也哉此圖之作意亦有謂矣或曰是為虞箴也好田好女之詔古者羅氏職焉故畫工合而圖之其中而立者乃惕然於僕夫之告致鹿之詔乎餘不能必其是非也姑兩存之

續讀書錄跋

薛瑄

往年因讀張子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之言遂於讀書心中有所開時隨即劄記有一條一二句者有一條三五句者有一條數十句者積二十餘年乃成一集名曰讀書錄蓋以備不思還塞如張子所云者近年又於讀書時日記所得者積久復成一集名曰讀書續錄但有得即錄不覺重複者多欲皆刪去而意謂既亦以備不思還塞則辭雖重複亦可為屢省之

助云

跋蘭亭遺事圖後　周紱

右唐蕭翼詒辯才求王右軍蘭亭真蹟圖者吳興錢舜舉所畫并題今刑部郎中許君某之所藏也蘭亭蓋右軍得意之書歴世流傳以為至寶辯才尤寶愛而秘之太宗政事之暇留心翰墨酷嗜右軍法書而尤慕蘭亭求之不獲卒使翼以詭道致焉其用心之勤何如哉予嘗謂辯才以衰老之年秘惜此書不懼禍患切身且既

沒之後將必付他人而有之其可謂愚矣而太宗以英明之主巳用計得之臨終猶囑其子以從葬昭陵其愚不又甚焉善乎歐陽子記菱溪石有曰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予故書此於卷末以為玩物者之勸

讀活民書　李賢

予觀董氏所集救荒活民書其用心仁矣哉凡為君為臣者不可無此書而為守為令者捨是無所用其心矣

柰何世之人見人文集雖無益於世者必汲汲然刻梓以傳視此反不桂意蓋不知當務之為急者也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當時若見此書未必不擊節嘆賞也

讀包公奏議

予讀包公奏議乃知宋仁宗之賢三代以下絶無而僅有者其所以容受直言蓋其天性之美初非出於勉強好名如唐太宗者嗟夫天下未嘗無包公也第以仁宗

為難遇耳包公奏議仁宗賜之也天下之士為諫職者果遇仁宗則其奏議未必下包公也若曰有仁宗為君而無包公之奏議尚何諫職之為乎

讀大雅

劉定之

大雅崧高烝民之二詩相聯皆尹吉甫所作皆八章章八句崧高首章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者宣王之舅申伯甫者宣王之相太保兼冢宰仲山甫二人左右宣王如鳥之有羽翰於左右以翼其

身故吉甫作詩美二人而於嵩高首章總言之自崧高第二章至第八章專美申伯無一章不曰申伯凡曰申伯者十有七乃結之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自烝民第一章至第八章專美仲山甫凡曰仲山甫者十有二乃結之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至唐呂和叔賛房玄齡杜如晦二人前篇專美房後篇專美杜於杜篇之末曰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甫以總結之蓋吉甫之美申甫以二詩

也先總言而後分結和叔之美房杜以二賛也先分言而後總結皆無不可也和叔布吉甫而變化之者也今詩傳於崧高首章總言申甫處不以甫為仲山甫而别求其人以甫為穆王時甫侯作吕刑者又以為作吕刑者之子孫仕於宣王時可謂失之矣華谷嚴坦叔謂申但王舅甫乃王相申非甫之比言申而引甫者借甫以大申爾其言尤為有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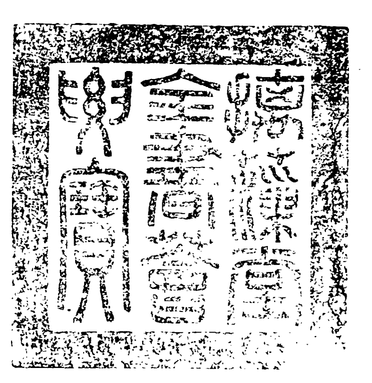
讀汲冢周書　周洪謨

汲冢周書大體淺露詞意疏迂無百篇渾厚沉雄氣象劉向謂是周時誓誥號令孔子刪錄之餘愚則以為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蓋周東遷之後史官隨王室以東而西土逸民私為此書以識周先王之事固非常時左右史之所記者也其最害理者如武王伐商之日紂既自燔武王乃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黃鉞縣諸太白之旗二女既縊王又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玄鉞縣諸小白之旗又以先馘入燎

于周廟夫商之於周非世讎也武王奉行天罰為民除暴其前徒有倒戈之勢其士女有玄黄之迎而其君又已自燔矣乃擊其尸梟其首以燎于廟雖伍員報讎於楚不如是之慘也而謂武王為之乎昔司馬遷之作周紀不取泰誓武成之言而乃有取乎其説亦可謂陋矣孟子於武成惟取二三策耳使其見此則將何如取之哉又王會篇言成周之會四夷貢獻異物甚多夫西旅貢獒未為奇也而召公猶以為非所當受今乃殫四表

八荒珍怪之産畢集於庭而是時召公猶在乃無一言以及之乎至於篇末又謂成湯命伊尹為四方獻令使夷戎蠻貊悉以方物致貢此何理也學者以其先秦古書備觀覽可也若取之以實先王之事則不可也

明文衡卷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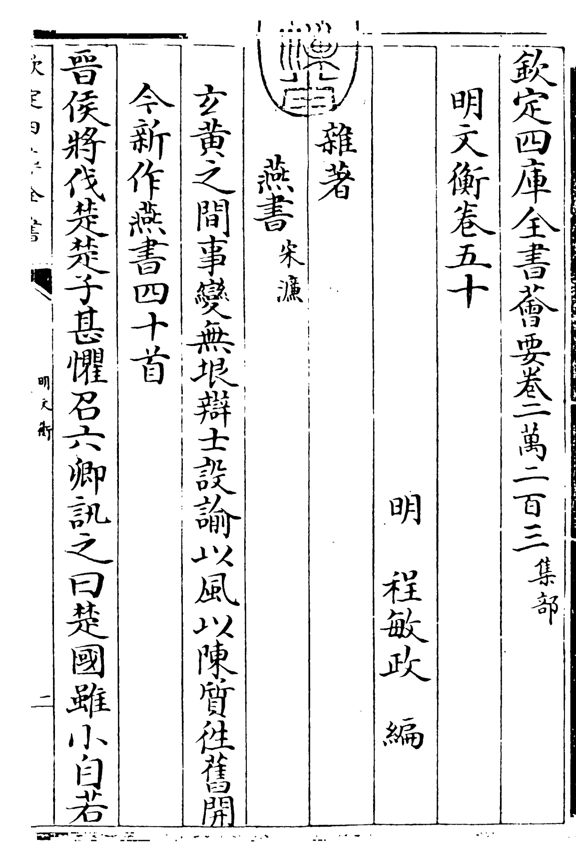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蘊曰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五十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三 集部

明文衡卷五十

明 程敏政 編

雜著

燕書 宋濂

玄黄之間事變無垠辯士設諭以風以陳質往舊開

令新作燕書四十首

晉侯將伐楚楚子甚懼召六卿訊之曰楚國雖小自若

敖蚡冒至於武文威稜氣燄懾彼諸姬今晉君不道乃謀兵入我是蔑寡人而死二三子也寡人耄矣不復親帥三軍以逆堅乃城郭以遲晉人不亦可乎王孫由于對曰然易有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險國孰與守盍圖諸雖然城郭有時而墮楚國之南有方城焉其東有漢水焉晉人雖衆將焉用之雖然山川之阻亦可踰也若使舅犯守郢先軫保鄖叔肸禦雲中荀偃扼直轅誰能侮予雖然此猶以力言也齊民毒吾賦久若綏之以

仁馭之以寬繩之以禮則封内之民德君以死守矣雖然是保民也非保國也楚子曰何謂保國王孫由于曰君務上尊天王下睦四隣分昭于上勢定于下上下有序疇敢搆兵是保國也楚子曰善於是遣公子結如京師左司馬戌聘於齊魯諸大國晉侯聞之謂諸大夫曰楚國方尊王睦鄰而以兵入其境不祥遂退師君子曰甚哉分之大也分為天則定乃靡亂何有兵禍哉易不云乎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失則凶矣

燕與齊方睦齊人以燕不虞其入也將侵之武安君聞之走告燕文公曰齊將不利於我公宜謀之文公曰寡人所畏晉楚大國爾齊何能為武安君曰不然也臣嘗至豚澤豚澤之人養蜀雞有文而赤翁有羣鷄周周鳴忽晨風過其上雞遽翼諸鷄晨風不得捕去已而有烏來與鷄同啄雞視之兄弟也與之下上甚馴烏忽銜其鷄飛去雞仰視悵然似悔為其所賣也夫巫峽之險不能覆舟而覆於平流羊腸之曲不能仆車而仆於劇驂此無他福生於所

畏禍起於所忽也文公曰子誠過慮哉不聽未幾齊果攻燕取十城君子曰蜂蠆且有毒況上國乎燕又為不知矣

齊路寢壞桓公欲新之召工師翰具材工師翰伐巨木於營丘山中若𥶂若𤇈若䰩旎若豫章無疵取而泛之河蔽流而下工師翰麾衆徒標剞劂斵之運繩尺劇之閣閣然橐橐然聲達乎臨淄之郊越五月路寢成桓公環視之東阿之楹有用樗者桓公讓工師翰曰樗散木也膚理不密瀋液弗固嗅之腥爪之不知所窮為

栱為棖且不可況為負任器耶工師翰對曰臣之作斯寢也嘉木以為程文碣以薦址畫藻以奠井堅埾以厚墉陶甓以飾黝臣竊以為盡善矣雖東阿之楹缺以一樗足之不虞君之見讓也桓公曰寢之葺者在宋瘤承宋者在桴藉桴唯楹耳一楹蠧則寢隙奈何不讓工師翰曰臣聞國猶寢也一楹蠧則無寢若衆壬進尚可有國乎桓公曰不可也工師翰曰君既知不可何為容其小而遺其大也桓公曰不知也工師翰曰臣請為君言之

擅執國柄者有雍巫馬成內食之姦者有夷鼓初焉長君之欲者有寺人貂焉外惡諸侯而凶德弗革者有開方焉是衆楹皆蠹矣路寢能獨存耶桓公悟曰敬諾於是解四子政而召管敬仲任之齊國大治君子曰工執藝事以諫忠矣斷而行之者非勇歟宜其上下相親伯業底定書曰從諫弗咈桓公有焉易曰納約自牖工師翰近之矣

楚莊蹻過商丘之墟聞司馬鴻氏之妻嬰美而豔殺司馬鴻氏攘之未幾又將室衛人之白閭白閭宜衛人不從

引錐自刺左右奪錐免蹻怒欲梟衛人白誾曰衛人厚我若此勿以妾故傷衛人也泣而往白誾得幸久竟忘衛人恩已請曰衛人女弟瑩容顔姱嫭肌膚若琢玉善為陽阿七盤之舞翩翻如龍旋見者欲死君強委禽焉可妻也蹻從之瑩至蹻絶憐愛瑩終不自懌嬰則日媚蹻作狐狗態蹻或一破顔輙出驕人曰王君贈我以笑矣王君面目有光唇如渥丹齒如齊貝音中黄鍾其美丈夫哉悔相從不夙也雖然今幸得侍巾櫛者

殆天畀我寵乎言已手足皆亂無主白閭尤善娟其驕
人比嬰有過無不及焉已而瑀専瑩白閭甚恚往詬瑩
曰而涵燕耳遽忘德吾乎不然何専我主君也嬰繼嘗
尤力瑩起避之白閭與嬰逐噪不已瑩問嬰曰而昔有
良人乎無也曰有曰令何在曰人殺之矣曰孰殺之曰
主君也曰然則主君而讎也而弗能報反爭一旦之寵
不亦傎乎嬰不能答白閭遽曰妾夫子固在也瑩曰而
夫子固在而心儻未死曾記泣别時言乎白閭抱瑩大

慟與瑩亦泣下不能仰視君子曰大俠起南海中殺人肝為脯妻其女婦事與莊蹻正同南海之人無縛之者反北面事之爭權而矜寵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頻國之大夫權聞黃帝與蚩尤戰製角以象龍鳴樂之刳桐而緣錮焉畫為龍文日習焉其音欝紆而迴旋優優焉靡靡焉可聽若能通乎玄潛者大夫吹向南山之湫以感龍湫中三足能聞角鳴意人將臨巳呀然虢林木皆動大夫大驚謂真龍吟也走謂公之奇曰真龍之

鳴蘩業業如靈鼓前後相續究殫不能休吾向學者殆非也請改而習諸何如公之奇曰子所聞者能也非龍也龍之鳴人鮮能聞子之角固僞也今子又以能為龍益僞矣舍僞而學僞奚擇焉君子曰世之法孔子斷斷兮自謂得其宗者若真龍出鳴則駭矣

鄭伯卒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及厲公自櫟入國將盡劉諸公族懸劍于國門且下令曰敢爭者斬子俞彌方病聞之嘆曰是何亡國之政也乃令左右扶見公未至公

遥呼曰大夫力疾而見寡人非欲嘗國門劍乎聲色俱厲子俞彌陽驚曰何謂也公語之故子俞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臣頓首賀且不暇況敢爭乎公解顔曰寡人焉能過文王也曰臣言不悖君實過之公曰大夫言何易也雖然幸卒言之子俞彌曰君之過文王者無他威勝也公悦前子俞彌問曰文王初伐犬戎次伐密須次伐耆邪次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徙都之其威盛矣大夫乃謂寡人勝之其故何邪子俞彌曰文王之威能行天下而獨

不行於周宗故其孫子之蕃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此無他親親也今君欲兵之非威勝文王乎公艴然見乎色曰大夫言固善如儀璽之黨何子俞彌曰鄭之公族盡二人黨耶君奈何殲之臣所居之南有山曰陽都之山甚深羣熊萃焉熊性惡血偶虔絶壑棘刺脅血見若濡縷熊亟爪之血愈滋爪之不已膚成坎原原如泉湧熊不能禁剜去其膚而血弗息竟擢腎腸以死鄭之公族猶一體也今因公子五爭不問小

大盡劉無乃與前事類耶公矍然失聲曰吾過矣吾過矣遂下城門之劒寘諸公族不論君子曰鄭厲公之愎諫誰能犯焉子俞彌反覆言之而公弗格者以順入以正出也内經曰寒因寒用熱因熱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於戲豈特醫師之為然哉

蔡人有列宗子泓性好潔惡人口過人與語遥答之且答且唾人進寸則退尺以避沐浴必十更湯𣳚濕不以巾遡風乾之掘坎為屋而軒其上下跳河水隨圂隨流

欲行人道汲井泉前後濯大雪不廢妻因病寒死然好嗅女婦足紈足紈若行縢纏三周而覆湧泉善垢或解之其臭逆鼻人不噦即吐子泓獨樂之驕人曰是何欝金之腴也婆律之潤也椒蘭之郁也寘諸袖中飯不甘嗅之神庋弗爽嗅之慭不舒懣不釋也又從而嗅之瀕死召其子曰吾死矣粢盛薌合不爾求也嘉薦普淖弗汝覬也能時致足紈於柩前孝莫大焉蔡大夫聞而笑之君子曰古語有之大潔者必有大污其子泓之謂乎

魯之老父相與謀造狐白之裘紉之以密葴緣之以畫純佩之以長裧熨之以榆火捍形笥承之趨魯君之庭而致辭曰吾儕小人得有閭廬以蔽風雨者非君賜與出作入息而鼓腹酣歌者非君賜與男播于疇婦饁于郊以遂其生者非君賜與吾聞上德不報於人為無禮於德為僭義不祥莫大焉請以是為玉體之共謹再拜以獻魯君曰寡人聞之君猶本也民猶支也君所以庇民如本之養支也爾二三老父之無衣宜於寡人乎是

給今倒行而逆施之無乃不可乎敢辭二三老父又相與謀曰是服之不華無以彰君之德也盍更諸於是以錦為衣繡以五色龍章黼以朱絲襮以華黼有文爛如也又復趨魯君之庭而致辭曰臣等不佞長於蒿萊之野未嘗受教於君子不知以禮事君夫因物以合矩矩謂之章緣文以顯義義謂之范君有至德而惟皮草之物是供非合顯之意謹更之惟君圖焉公曰魯國雖小尚敢私一裘乎禮若可受絁布惟盈如其不然五采

奚益敢固辭二三老父又相與謀曰吾君誠賢君其不受者非有他也不欲重煩吾民我等當愛之以德可也又進而致辭曰君之中心臣等幸已知之有君無臣世謂亂國臣不敢以褻服汚于執事願以仁義為衣道德為領忠信為紳廉知為緣使君服之長有兹魯國先公社稷永有攸賴不亦可乎公曰寡人敢不承教君子曰魯之老父何其善愛君哉其氣和其辭婉以周其情懇愿而有依魯君應之若黄鍾大呂弦歌干揚洋洋乎相

宣洽洽乎相應也君臣如此魯欲不治得乎禮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之謂也

腹擊至趙趙苦成常與之出游指河山曰哆哆乎有截也指民物曰棼棼乎衆多也指兵府曰矛戟犀利也指内藏曰玉帛克牣也大夫上國也寧有匹于是乎腹擊曰敝邑索甚安能及此然有一説焉為君陳之可乎曰可曰南海之濱有昭支昷者居蛟汭之丘汭不產牛有縄犝來者大如獒其角繭爾栗爾昭支昷怖曰是何物

也其友伯昏氏告曰此謂犝牛易稱童牛之牿是也昭支昷曰吾見貌牛者形咫尺耳其大有若斯乎懇其人購以歸驕其比鄰矜其與皂自以無敵也他日甯宣子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為大也高凉之山有牛曰㹊其項黄其尾玄其色類乎犪其重三百餘斤子盍致之昭支昷復往購以歸又自以為無敵也他日爰子𤛓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為大也空賔之林有牛曰旄赤鬛垂髀紺斃蔽膝體長而多力其肉重六百斤子盍致之昭支昷復

往購以歸又自以為無敵也他日倨無滕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為大也巴峽之中有牛曰犀其毛夆然其睛煜然其角矗然其肉重一千斤子盍致之昭支昷復往購以歸又自以為無敵也他日梁都之舟過焉謂之曰是未足為大也合浦之間有牛曰犎項肉上葵巃胡下綏迅行如飛其肉重二千斤子盍致之昭支昷復往購以歸且詑人曰如此尚有可敵者邪津津焉悅嚚嚚然自溢也他日公孫伯光過之昭支昷出牛雔之公孫伯光

曰是猶未足為大也岷峨之谷有牛曰犩㹂𤛓以為頂鶺象以為跟雕壁以為背填脂以為尻其肉重七千斤子盍致之昭支昷惑曰有是哉雖然且將驗之迨至果如伯光言因嘆曰使人不我告我終矜犝牛大於天下牛也趙之河山民物府藏較之胡沈固為大國也比之齊晉則不及矣齊晉比趙固為大國也較之秦楚則雄強不如之矣君勿自足自足則驕驕則輕輕則殘民以逞國欲治得乎昔成常否本強不能對君子曰人自挾

者其不可哉

齊景公懲奢而好儉諸大夫復曰浸乎淫靡然懼景公之知矯情事焉每入朝駕羸馬樸車以從衣惡甚冠纓殆欲絶也景公謂其誠也憐焉召羣臣曰寡人使子囊帶賜爾等錦衣一襲及鞞琫容刀各一以為身章而等毋過儉也皆對曰臣等藉君威靈得從大夫之後食雖弗鑿不我餒也衣雖弗華未嘗洌也願君久有此土俾萬子孫食君之儉傳曰儉德之共也共則一和儉則從

康從康則豫一和則輯唯君圖之景公説一日出游會諸大夫饗于鹿門入而觀焉其車則澤而煥也其馬則矯而騰也其服食器用則豊明精腴也景公以其紿已大怒曰叱嗟而吾臣也敢爾乎盡收而戮之君子曰書云作偽心勞日拙其齊大夫之謂乎

秦昭王即位之三年中外士多去昭王患之謂陽山君曰寡人遇士不為不至矣先飢而餔之未凍而衣之寡人何負於士士之相視如弁髦將絜維之邪益離甚心

欲任其所之邪則去者日多矣弗禁國將空奈何陽山君曰君何患焉夫王孫非重巘不棲非山實不食非族林不懸聞人聲則逸弋人餌而罥之詔而馴之命之㨿人立而下上其手命之水負壺出汲命作兜離桑林之舞則冠帶跟蹡而起夫王孫類夫人者猶可也至於𧉼𪇆則噬人之物昂首則百獸讋掉尾則林木震嘯咆則陰飈四發非惟不可近矧敢狎獵人羅而縛之習而安之相與作角觝之戲跨項編須或翻出蹯下無所不至

甝虪亦靈獸猶可也至於伯趙禽中微者爾技人引而羅之擾而柔之摶土為人獸神鬼面而空其中衣與皮如之令其為鬼則冒鬼面服鬼衣以出跳踉偃仆如晝至於人獸神皆然伯趙雖微猶禽屬也至於蚍蜉則蟲之至微者也形大於粟其目鼻入微不可見肱人以鼎肪誘而致之集於乾壺玄與黃異貯序而散之布縣几於庭置二壺其上振鼓三初則玄黃皆出再則各成列奮首搖鬣相向三則紛紜交不可辨鬪鉦聲各退入壺

不亂夫王孫䶂鼶獸也伯趙禽也蚍蜉蟲也皆口不能言冥頑不靈其可服而制之者莫心志寧嗜欲故也況士靈於萬物者乎且士者國必資以成治者也昔我先君繆公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遂成伯業臣竊聞之先君嘗語羣臣曰林繁則衆禽來棲海寬則大魚來遊寡人之待士亦以寬故劒鋁乃麇至耳今王之馭下如束濕晝不得寧夜不得息來者如入囊有入無得出者臣亦將去之

況他人乎王若以誠待士縱其去來不問士若不至當磔臣以示不悔也昭王曰善鄰國聞之士之來歸者千餘人君子曰君子懷材抱藝孰不欲自見哉特患遇之非其道故避去爾禮云舉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言寬裕也君子亦何心哉

齊頃公欲賦民一丘出車一乘不從者死哀婁宰泣曰敝邑之賦急矣四丘一乘尚弗支也況倍三乎吾寧死爾不忍死民也弗奉令公使使者讓宰且召與使者俱

宰至見公頓首請曰臣無罪盧蒲就魁在側斥曰汝惡得無罪立國養民古也瘠民肥國今也胡不朘民膏血以媚公爾罪一也公既棄民汝反欲愛民使諸侯不敢侵伐爾罪二也通國之宰皆徇公欲爾獨以正自匡而欲死之爾罪三也汝惡得無罪公笑而釋之君子曰古者諫有五有正諫有降諫有忠諫有戇諫有諷諫若盧蒲就魁之言其殆諷諫也歟

韓帥師伐魏入舞陽魏人避之韓將公仲曰夫魏易搖

之國也今弗鬬盖弱我矣再帥師進必下一二城公叔曰不然魏國雖小許鄢在其南西河道其北長城界其西淮潁出其東是所謂險阻國也今無故我弱蓋有伏甲焉譬猶越人穽鼠鼠好夜竊粟越人寘粟於盎沈鼠鼊不顧鼠呼羣類入焉必飲而後反越人乃易粟以水浮糠覈水上而鼠不知也逮夜復呼羣次第入咸溺死魏以舞陽餌我是寘粟於盎也無乃不可乎弗聽未幾伏甲四起韓師殲焉公仲僅以身免君子曰公叔可謂

智士哉所謂智者察見隱微無所遁其情爾魏人無故而棄舞陽豈能弱哉蓋誘我也公仲遽信之何耶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魏人之謂矣

晉欒氏世為晉卿以財名至欒雩益務侈靡狗馬聲色無不好藉之舉火者百姓無規之者媢惑唯恐不亟求羨西旅訪神馬渥洼徵樂姬燕趙出則行馬擁犬還則吹竹彈絲為長夜飲酒酣連臂踏歌曰北邙之陰白楊悲止令我不樂日月馳止卷髮衰止飲酒沱止我心

和止無日不然蓋藏皆空而為樂不厭雩覺召所嬖謂曰吾樂已太康家力不向單乎輙紿之曰魚鴈藴藪澤羊牛溢郊坰金帛珠玉充積庫藏何謂單乎雩復悅雩妻嫪嫈駡曰蟯蛕所藉以生者在人腸胃中也嚙其血骨日夜不止人因病僵死人死則蟯蛕亦槁矣爾曹藉吾家舉火旦旦蠱而伐之我家亡汝家得獨存乎衆畏嫪言以計去之嬖亂益甚雩以貧死百餘家皆散為丐君子曰山之陽有桑焉蟲穴之晝夜齧弗止桑瀋液乾

而悴蟲亦無生者蟲其欒氏之客歟使戒蓼言亦何至於丐哀哉

楚有鬬子般者貌肅而言莊言則必稱先王國人皆以為脩潔人也一日飲蘧啓疆家而沈尹壽師祁犂在焉師祁犂與沈尹壽語語近褻鬬子般怒曰若等陷女蠱若渠略出入穢壞雖鬼見亦唾也尚敢颺言俎豆間乎衆皆色沮言未既有豔姬過門鬬子般起更衣忽見夫握𠬧趨甚疾衆隨之覸則所追者正鬬子般也初鬬子

般通於姬姬知飲遂啓疆家過而目招之闞子般將尾而私焉不虞良人見也沈尹壽拊膺嘆曰天下寧復有是耶天下寧復有是耶遂啓疆尤之曰子何見之晚也昔紀侯好狙使狙師敎焉狙師脫土肖人貌飾之冠九山之冠衣結霞之衣躡文鸞之履升降周旋人也拜立坐跽人也狙師度可用進紀侯紀侯觀之樂舉觴觴焉狙飲已竟跳擲裂冠裳遁去蓋狙假人貌飾形也其心狙也因物則遷爾子何怯闞子般哉今之世假稱先王以文姦言者衣袂

相屬也子何恠鬬子般哉君子曰天之高也日月之昭也星辰之逺也步天之家咸得測焉獨人心之變堯舜有難知者觀鬬子般之事可為寒心矣

齊西王須善賈海出入扶南林邑頓遜羣蠻中貿遷諸寶若毒冐頗黎火齊馬瑙之類白光煜煜然遇東風覆舟附斷桅浮沉久之幸薄岸被濕行夷陰山中山幽不見日常若雨將壓地西王須自分必死尋巖竇絶氣庶遺齒不為烏鳶飯末入猩猩自竇中出反覆視意若

憐之者取戎菽雹芡委萎諸物指之食西王須方餒甘之竇右有小洞棲新毳厚尺餘甚溫讓西王須猩猩獨卧于外大寒不自恤語言雖殊朝夕嘔咿作聲似慰解狀如是者一年不懈忽有餘皇度山下猩猩急掖西王須出送之登及登則其友也猩猩猶遥望不忍去西王須因謂其友曰吾聞猩血可染罽經百年不蔫是獸也腯刺之可得斗許盍舁岸捕之其友大駡曰彼獸而人汝則人而獸也不殺何為囊石加頸沉之江君子曰負恩

悖義人弗戮鬼斯戮之矣西王須之見殺也宜哉雖然西王須固可殺猶施於異類也類同者亦有之豈惟類同而同氣者亦或有之奈之何哉天王之法尚在吾當執刑書以往

王戭生與三烏叢臣朋王戭生曰吾儕宜自厲異時立朝勢人之門足毋陟也三烏叢臣曰此余切齒腐心者盍誓諸王戭生喜乃歃血誓曰二人同心毋循利毋訹有位毋附厥儉壬而移其行有違此盟明神殛之居亡

何共仕于晉王戭生復申前誓三烏叢臣曰言猶在耳何敢忘也時趙宣子得君諸大夫日奔走其庭三烏叢臣既悔復恐王戭生知之又不得不往也雞初鳴即去候宣子入門有危坐東榮者舉火照之則王戭生也各慙而退君子曰二子貧賤時其盟誠良及登祿仕遽變其初志何耶利害戰于中位勢怵於外故也士君子養於山林而壞於朝廷昔人之嘆具有感哉

武安君說六國從親以孤秦秦惠王患之使犀首期齊

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使使臣說齊魏之君曰臣之東鄰有長潞君其妻終葵夫人妬虐其侍姬長潞君苦之長潞君之友六人家有如夫人者三和而不爭長潞君泣而訴焉六人者各遣其妻載饔飧以食夫人且解之曰人所貴於婦者能樂其夫子爾長潞君年將耄矣宜安之令因帷薄之故以傷其心可不可乎夫人答曰妾不佞不知明訓不能奉夫子致辱玉趾責于茲敝廬有命敢不敬從然竊有辭焉長潞君實耄子且幼

未能勝洒掃所恃以無恐者長潞君存耳茍一旦溘先朝露吾屬將操瓢丐於道路長潞君精神幾何寶之受之唯妾爾侍姬唯欲是從長潞君若死其目豈有淚耶肉未及寒已思移他家矣妾雖愚寧復計惟薄事乎六人之妻各歸逐其如夫人者令六國合從將以擯秦秦遣衡人一試從約頓解而惟秦之令是從不亦難哉且説士之口是非紛亂唯其所命皆傅理善惑大王不可不察也齊魏之君皆曰善於是遣使至諸國從約復成

君子曰七國之君甚矣無識也隨辯士之舌以為東西辯士升國勢降矣故當時謂無士為無國傳曰賍白為黑倒上為下其士之謂歟

醜夷子謂魏力叔牟曰越山之中多蒙頌貜父而牛尾貍亦産焉貍𦙶與肉間錯味旨甚當林實秋肥貍日飫之具毛澤澤貍自料為人所忌穴山為宮樹石為柵聚籜為墉晝伏夜動無隙可尋者獵師嗾犬蹤跡之毀柵壞墉而煙其宮貍不能煙也閉目冒火出犬隨斃之力

叔牟曰貍何罪哉騣叓子曰貍何罪哉利其肉之肥也高國氏以富見禍人以為無辜殊不知從已召也高國氏亦牛尾貍哉君子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矣

楚放宜咎者善為鸇學未三月皆馴縱之揚則揚呼之降則降指鶖鴰鳧鵠使之擊則擊無不如志西鄰有終利之伊爭能宜咎欲學之求鸇於太陰山使調鷹奴因之七月有鴿過焉命鸇搏之鴿驚墜鸇亦墜對立樹枝上招之矯矯然逝矣餘者瘦死過半終利之伊甚慚往

餂宜咎曰子何術而使鷴馴也宜咎曰吾亦何術哉予初得之也冠之以籠冐束之以絛鏇嚴之以鼓鞞承之以講恭振之以鑾和使其目無邪視神無外馳時其飢也和水肉以炙之廉其餮也咽羽毛以洩之於是其天者全不知有人人亦鷴也故命擊則擊命止則止今子畜之以人不以禽乖戾其性情動揺其筋骸逆亂其血背豢傷其羽翮不適其飽飢神既不完天者皆喪矣又烏能如人志哉唯恐其不縱也縱則颺去爾吾亦何術

哉所用與子異耳終利之伊再拜曰吾因問調鷂而得馭將之術也君子曰豈惟馭將哉治民亦猶是爾

楚將伐魯取其地召諸大夫問焉辟閭巫臣曰可神子魚曰不可楚子病之請言其故辟閭巫臣曰魯公失政季氏得民公伐之弗勝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而不能討魯之臣子枕戈待旦莫敢發者畏季氏威也君將求逞諸侯而徼福周公之廟祭何不伐臣故曰可神子魚曰周室東遷列國失序若聲罪加之以兵何君不

可攻何國不可伐楚之視魯猶齊晉之視楚也魯可伐也楚能免焉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魯棄周禮唯弱强是視當齊肇霸衣裳之會九兵車之會四魯鮮不與聞晉文率諸侯會于溫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僕僕而往不遑寧處其蔑我楚國則曰是蓽路藍縷之邦可與行典禮乎楚國之民含怒日久非特君也康王即世魯公雖與二三大夫辱臨楚郊實怵於勢非中誠也不伐何以示遠臣故曰可神子魚曰周公相王室尹天下於

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帥其宗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其德至今未泯也夫脩惠以懷人人誰弗親逞威以上人人何能輯令以魯不我與而兵之以示遠其無乃非德惠也乎臣故曰不可辟閭丞臣曰受姓定封孰非懿親諸姬存者其可數也哉明德之弗崇則弗足以存且臣聞之立德敷政立義和民德天之明也義地之制也君人者則天之明法地之制以治和民人古

之道也今魯之公室弱民懼荼毒若入烈火無所避之棄而不伐不亦左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王靈雖敝天下共主楚國固強終人臣也以君伐臣是謂布義以臣伐臣是謂悖政四海弗靖職此之由君若以師宿于魯境東諸侯告于天王使一介之使以讓君曰魯也弱諸臣畔之致使其君越在草莽不能事宗廟諸姬竊憂之君為大國不唯其難之靖而土地是圖或為執事羞天王命我諸姬亦既有辭當以公徒三萬與君周旋於龜

蒙之墟君其圖焉不知君將何辭以對也臣故曰不可

辟閭巫臣曰天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自救且不及況能綏我魯乎五侯九伯桓公實征之以

臣伐臣非一朝夕今楚之伯與齊代興我若討魯之罪

東諸侯震疊不暇其能有辭乎臣故曰可神子魚曰魯

之為國容遹於齊又甥舅也王室固多難魯之君子或

藉齊餘威以安靖之楚師進焉諸姬必怨將為楚患是

無故勤諸侯也如或還也勞師千里糜厥糗糧觸冒風

露何益於國臣故曰不可楚子曰巫臣之言良欲師師東聞齊侯取鄆居昭公乃止君子曰春秋大夫類多能言而麗乎理者何其寡也季氏逐君諸侯莫不聞楚能告天王致討桓文之功可繼也神子魚乃力遏之巫臣不務出此乃凌蔑我王室惓惓以威遠為言二者胥失也楚之為楚其不競也宜哉

宋襄公繼伯將與楚子會于盂以乘車往而不設兵備通國人皆憂之莫敢言昆吾之吏曰君安則臣寧君設

有難宋社且不血食吾屬將焉寘諸請昧死言焉侯宋襄公出歌而過之曰有虓者貌其毛栩栩冠弁而揖吾不知死所容容者阹鱗鱗者矛佗佗者夫始可貌與居貌乎貌乎良足畏乎君何之乎襄公怪之召而問焉昆吾之叟對曰聞君將與楚子會有諸曰然曰聞君武備弗之戒有諸曰然曰禮務從時政在體要佩玉鏘鏘不可薪於山荷戈與殳不可酹於廟其理然也今楚人貌而冠者也君欲以文德合之其術迂矣君子莅政動法

文王使文王遇貔亦使勇士操戟逐之未必朝服與之揖也襄公曰人皆相率約君以禮子柰何欲與戎乎壇坫之間玉帛交錯而使甲士厠之人其謂我何不聽往與楚子會楚子以兵車至執襄公君子曰宋襄公爲萬世笑者以膠柱而鼓瑟也膠柱而鼓瑟且不可況往會强國而不知變乎

鄭人有愛妾魚者計無從得魚或汕或涔或設餌笱之列三盆庭中且實水焉得魚即生之魚新脱罔罟之苦

儦甚浮白而噞喁踰旦鬣尾始搖鄭人掬而觀之曰鱗得無傷乎未幾穋𪗋而食復掬而觀之曰腹將不饜乎入曰魚以江為命今處以一勺之水日玩弄之而曰我愛魚我愛魚魚不腐者寡矣不聽未三日魚皆鱗敗以死鄭人始悔不用或人之言君子曰民猶魚也今之治民者皆鄭人也哉

楚蔑㵟語不吏先生曰鼩之在田也彈丸欲擊盧犬欲磔山狸欲啖鼩苦之其黠者乃往依稷焉稷社之配也

世謂之稷鼠人不敢圖意而之野巢也烏鳶啄其鷇鵄鴞殘其軀伯趙欲其室亦不能一朝居意而近人而家於宮則舒然安矣夫物尚有知人或失所依何邪不更先生曰若是余將焉依蔑藏曰仁義汝稷也禮樂汝宮也人依乎仁義禮樂其孰曰不然不更先生泠然而悟君子曰人之智豈不物若哉物之專人則擾而離也詩云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鷮非平林固不集也人孰不智哉

楚共王有照乘之珠愛之甚函以金検命左右負以隨時出翫之游於雲夢之澤失焉共王不恱下令國中曰有獲吾珠者予以萬家之邑楚國臣無小大咸索珠簡茅淘土閲閲者三月竟不得更數年縈陽之子牧犢於澤有氣青熒起菅中視之珠也犢以獻共王不食言乃賜之邑君子曰仲尼既没珠之失二千年矣求者非一世一人而弗獲之一旦乃入牧犢者之手可以人賤忽其珠哉

衛靈公問治國之要於蘧伯玉曰寡人之國不爲小矣久而不治欲帥虎士以禦四封何如蘧伯玉曰可也非其要也遣使致聘以脩鄰好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慎簡百僚毋曠厥官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杜關女謁勿使行政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斥擯姦回崇厥正士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儉德是共屏棄淫侈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懷保小民夙夜匪懈畏之如天敬之如神綏之若子何如曰斯其至矣有民斯有國有

國斯有君民者君之天也君之則君舍之則獨夫耳可不畏哉公曰善哉言乎君子曰蘧伯玉之言其有激哉君者主民民之從君猶水朝宗振古然也而曰民為君之天何耶雖然天之生民使君主之不使虐之虐之非君也是則君為民立民亦重矣哉

趙成陽堪其宮火欲滅之無階可升使其子肭假於奔水氏肭盛冠服委蛇而往既見奔水氏三揖而後升堂黙坐西楹間奔水氏命儐者設筵薦脯醢觴肭肭起執

爵啐酒且酣主人觴巳奔水氏曰夫子辱臨敝廬必有命我者敢問胸方白曰天降禍於我家鬱攸是祟虐焰方熾欲緣高沃之肘弗加翼徒望宫而號闢子有階可登盍乞我奔水氏頓足曰子何其迂也子何其迂也飯山逢彪必吐哺而逃濯溪見鱷必棄履而走宫火巳熖乃子揖讓時耶急舁階從之至則宫巳燼矣君子曰迂儒僨事往往類此是何可勝道人以經濟自負臨事之際或不知急緩以至覆亡亦何其謬哉

中山君孌梁其生生蹇侹而椎鄙盡國中無過者唯中山君宜之一朝不見輙若有所失語大夫𦕅曰梁其生其智人哉何為能安我也大夫𦕅曰心誠憐白髮玄情弗怡豔色嫫從古然也中山君曰何哉大夫𦕅曰君聞癸比子孝之為人乎子孝慎妃耦十年不遂恒鬱鬱離居曲逆有醜女眇左目疹瘢如叢珠且黑而龐曲逆人過而不睨醜女怒去從師學擊筑彈坎篌三年精其技又善為北里之舞以惑人子孝一見大悅致厚幣聘以

歸字曰玄姬朝筑焉莫坎筷焉嬰之甚子夛稍出游歸
必熟視其面無不姸者反笑世人多一目云其友宛爰
都憐之為致趙女光豔皦皦照人世謂閻須白台不能
似之子夛逐出曰何物醜類敢儕吾玄姬所謂玄姬其
君之智人歟中山君矣曰大夫言過矣君子曰中山君
之蔽一至是乎姸蚩最易辨且不可況其他乎世道既
汚以佞為賢以正直為憸邪者皆是也尚何暇中山君
之笑哉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

宋大心鈎與公玉乘無膚伯仇同居於乘丘大心鈎學內聖外王之道淫淫而治於心公玉乘迓之曰子之道古也不宜於今是翠黄擒鼠也千不得一焉乃舍去學假仁定覇之術三年而足之無膚伯仇又尤之曰子病大心鈎善矣子道亦未爲得是使韓盧捕鼠百而一中焉予所業則異於是公玉乘曰何術也曰捭闔之術也儀秦之舌申韓之法軫到之略也放之一邑則一邑服放之一國則一國準放之天下則天下從是使蒙貴龑

鼠也十不失一焉大心鈞公玉乘疑之相與說于秦王大心鈞進曰王道如春煦嫗兆民無跡可窺均圓至仁王假臣以三十年鴻化覃於遐邇矣王曰子之言美矣惟黄虞能致之爾寡人不能俟也曰公玉乘言公玉乘進曰揣摩地埶明王之制義融於人已蝕其利王假臣以十年伯業可定矣王曰子之言良矣惟桓文能行之爾寡人不能學也無庸伯仇見二人所對不合於是不待王見問目如明星風雷隱隱起舌間利害槩如也言

已且繼曰願王假臣五月之久四海諸侯皆懼膝行而來朝矣王大悦曰此寡人夙夜不敢忘者也即命為上大夫與聞國政公玊乘去之齊不遇又之宋之衛無容之者晉人聞而召之亦為大夫大心鉤轍環諸侯皆不售老死乘丘一如無肩伯仇之言君子曰羽籥干戚之舞不可施鄭衛之邦亦猶子女優雜之戲不可陳齊魯之俗大心鈎欲行先王之道於春秋之世難矣哉

晉定公好以位驕人揚食我諫曰東海有巨魚名王鮪

焉不知其大多少赤幟曳曳見龜豬間則其鬣也王鮪出入海中鼓浪歕沫腥風蓋倫倫然云逢鮰鰽鰹鮏必吞日以十千計不能饜飡出游黑水洋海舶聚洋中者萬王鮪一噴皆汲不見其從雄行海間孰敢何問之者泝潮上羅剎江潮退膠焉矗若長陵江濱之人以為眞陵也涉之當足處或戰大駭斫甲而視王鮪之肌也乃架棧而臠割之載數百艘扃甙蔽體羣啄之各飫夫王鮪之在海也其勢為何如一失其勢欲為小鱦且不可得

位其可恃哉定公曰寡人已知之矣子姑就舍君子曰德稱其位者恒下人反是則驕是何也德則虛不德則盈虛則能容盈則覆理也傳曰君子以虛受人又曰日中則昃可不信夫

齊侯再伐山戎賓胥無問曰聞君將有事山戎然乎非歟公曰然何如曰以臣觀之可伐者五不可伐者一公驚曰何謂也曰謀夫孔多可伐者一也矛戟銛利旛幟精明可伐者二也既稟克𭤙餼饟弗絶無仰於鄰可伐者

三也卒乘輯睦隊伍成列不戰則已戰無不尅可伐者四也大而陳蔡宋衛小而邾鄧杞薛皆與國也奔號承令匍匐恐後可伐者五也以此言之止君勿行者惑也臣竊有私焉夫山戎蕞爾之邦也使誠有罪君亦既伐之矣奈何再乎為土地耶海濵千里君悉有之何愛僻遠之野以廣君土疆為民人耶衣冠劍舄克斥君之境土何愛魋結卉裳之俗以亂我邊陲為一戰可以定伯耶君已帖陳服鄭親魯而攘楚矣何假乎山戎令再帥師

徒使斯民肝腦潤草莽枯骨暴原野耳夫爭地以戰殘民以逞非仁君也非仁君不足以覇諸侯此不可伐一也齊侯曰大夫言固善山戎屢悖寡人奈何實胥無曰熊羆豺虎正家於山蛟鼉魚鱉俱穴於淵九夷百蠻均宅於仁君務仁德之脩獨不能容一山戎乎容之則來庭伐之則叛去力不勝德故也君請改圖焉齊侯曰大夫之言善乃止君子曰桓公賢君哉不然何聞義則服如此也

南文子任衛國之政察見淵魚人莫不畏之一旦忽若狂易者以足衣為巾以冠纓苴履以食豆而羹簞百物靡不反者衛君深憂之親枉駕丈子之閭問曰先生病邪曰臣非敢病也曰先生非病何反悖若是邪曰臣非敢反悖也效尤也曰何謂效尤曰今國中法制不定上下無章驍暴者字民孱夫操弓矢出鬬是簞受羹而豆盛食也貴戚之卿混乎與臺是履苴冠纓也髡鉗之倫升於上士是巾足衣也舉國反易而無一人悟者君顧

獨憂臣乎即實病亦一身爾如國何衛君曰目能察白黑而不見其睫心能識壯耄而不覺其形自蔽之患也請為先生更諸君子曰南文子托疾以悟衛君美矣衛君聞之即有心目之喻亦易悟也哉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此之謂也

漁者庶其廉與婦競絶數月不通於越入楚兵大掠各西東匿死生不相恤人誚庶其廉盍聚諸輙謝去一日漁于海獲甲蟲曰黨雌雄相負雖風濤不解庶其廉悔

曰是物也人或不如可乎歸召婦與居禮之終身君子曰陰陽合而大化彰寒暑正而歲功成夫婦和而家政理天道也亦人道也俗降世汙有反目至死弗覿者不亦悲夫視庶其廉之能悔抑又賢矣

秦有尊盧沙者善誇談居之不疑秦人笑之尊盧沙曰勿予笑也吾將説楚以王國之術翩翩然南迨至楚境上關吏縶之尊盧沙曰慎毋縶我我來為楚王師關吏送諸朝大夫迓館之問曰先生不鄙夷敝邑不遠千里

將康我楚邦承顏色日淺未敢數布腹心他不敢有請
姑聞師楚之意何如尊盧沙怒曰是非子所知大夫不
得其情進於上卿瑕瑕容之問之如大夫尊盧沙愈怒
欲辭去瑕恐獲罪於王亟言之王趣見未至使者四三
徃及見長揖不拜呼楚王謂曰楚國東有吳越西有秦
北有齊與晉皆虎視不瞑臣近道出晉郊聞晉約諸侯
圖楚刑白牲列珠槃王歃血以盟曰不禍楚國無相
見也且揆璧祭河欲渡王尚得奠枕而寢耶楚王起問

計尊盧沙揞天曰使尊盧沙為卿楚不强者有如日王曰然敢問何先尊盧沙曰是不可以空言白也王曰然即命為卿居三月無異者已而晉侯帥諸侯之師至王恐甚召尊盧沙卻之尊盧沙瞠目視不對迫之言乃曰晉師銳甚為王上計莫若割地與之平耳王怒囚之三年劓而縱之尊盧沙謂人曰吾今而後知夸談足以賈禍終身不言欲言捫鼻即止君子曰戰國之時士多大言無當蓋往往藉是以媒利祿尊盧沙亦其一人也使

晉兵不即至或可少售其妄未久輙敗亦不幸矣哉歴考往事矯虛以誑人未有令後者也然則尊盧沙之劓非不幸也宜也

宋有白冥子於耕於渠蓧之野得石焉圓而晢肉且倍好上有蒲穀文子於熟視之曰𧷤如截肪澤而有章其璧也哉孚尹旁達廉而不劌其璧也哉無功而家大寶者禍當獻諸朝於是沐浴冠帶言於周王曰臣渠蓧之賤夫也偶挈耒耜以耕竊不自意地不愛寶獲嘉璧焉

臣不敢私聞王將有事上帝方明六玉闕其一焉敢獻諸下執事王使大夫窽受璧薦諸玉尹玉尹曰嘻是珉也郤還之子斿抱石嘆曰吾聞有道之朝是與非別白繡裳雖華不鬋以補冠太阿雖鈍不委以割牲今强謂璧為珉可不可乎楚丘大人過而視之曰子斿其幸矣哉子斿怒曰何幸也曰卞和以玉獻尚遭刖況爾薦珉者乎子斿終不悟君子曰士以真才術且猶不可假才能自致與嗚呼世不特一子斿也

越人甲父史與公石師交甲父史能計而弗決公石師善決而計疏各合其長事無留行人兩而一心也因語相侵離去政輒敗家須奮泣諫二人曰君不聞海蟲有水母乎水母無目資蝦以行蝦亦資水母食兩不能無也水母姑寘之又不聞有瑣蛣乎腹藏蟹飢則蟹出求食歸則瑣蛣飽否乃死蟹失所巢亦兩不能無也瑣蛣姑寘之又不聞夏屋有蟨鼠乎與邛邛駏驉比為邛邛駏驉齧甘草即有難邛邛駏驉負而走亦兩不能無也

蟨鼠姑寘之又不聞西域有共命之鳥乎枳首一體性多妬飢則爭啄一俟其瞑飡毒草害之及下嗌皆斃亦兩不能無也是皆山海蟲爾不足怪雖人亦有之北方有比肩之民迭食而迭望失一則死亦兩不能無也今二人甚類之其所異者彼以形此以事爾奈何離去奈何離去二人相顧曰微奮言吾等將愈敗離焉如初君子曰十二官各有所司必相資以成體況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何可自用哉密須奮可謂善諷矣

猗于臯閒尾勺氏畜豹喜捕獸以雙白璧易之且肆筵召所與游者飲出豹于庭而詑其能於是冶金為纆縶之文羅曰割牲啖之居亡何有碩鼠過宇下急解豹縶之豹視鼠若不見猗于臯怒詈之他日又有鼠過焉猗于臯復縱之豹遇鼠如初猗于臯怒鞭之豹輒嗥猗于臯愈鞭之易以縲絏寘之牛羊棧中日餔以糟豹喪欲泣猗于臯之友安綦子他聞之誚曰吾聞巨闕雖利補履不如利錐錦綺雖麗供䤋不如尺布文豹雖鷙禽鼠

不如狸狌子何愚也曷不用狸搠鼠而縱豹捕獸哉猗于臯説如其言未幾狸捕鼠且盡豹獲麞鹿麃兔以歸無筭者君子曰獸固善捕亦各有所能至於用人乃違其才何邪

楚多鶉善格如膠弗之解大夫棃嗜之偶使韓遂挾以行左右言於韓君君説之令國中羅鶉與格皆不勝君以韓無鶉愧之無鉤大夫曰夫鶉海内所有也而韓獨無乎然而能格與否在所擇焉爾今衣褐而斑文鶉也

翁鱗而尾隹鶉也刀咮而戟距鶉也鶉則鶉矣求能格者幾何雖然此不足道也國中圓冠方屨堯行舜趍者皆士也能與君排難解紛者復幾何能否在君不在物也君說擇善鶉與黎格卒大勝韓因此而得擇士之法君子曰古語有云羊質而虎皮見草悅見豺戰士鮮不類之然豈無眞虎哉亦患人君不能用耳

楚師師伐晉晉人恐嚴甲兵以待楚入河陽退師未幾又入如是者三晉侯疑朝羣臣問焉伯瑕對曰楚誘我

也急宜敺弗敺必深入存亡不可期晉侯曰子計疎矣
伯瑕恚曰君如弗納臣言臣終不能俘隨君請先去之
晉侯斥之問步穀步穀對曰楚非昔楚矣執政衆乖内
嬖日盛曳綺縠而副玉珈者後宫千人旦謳莫酣惟曰
不足焉能及我問士渥濁士渥濁對曰穀言固當亦知
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楚西有秦難東諸侯則齊鄭魯衛
枕戈待隙獨吾國有新喪未暇攻彼虞我兵起五國必
應之故先動相制耳不足慮也問范匄匄對曰如二大

夫言問韓起韓起大笑絶纓晉侯變色曰大夫笑寡人乎起對曰老臣何敢笑君實笑鴈奴不知也晉侯曰何謂也曰具區之澤白鴈聚焉夜必擇棲恐人弋已也設鴈奴環廵之人至則鳴羣鴈藉是以瞑澤人欵其故爇火照之鴈奴戞然鳴澤人遽沉其火羣鴈皆驚起視之無物也如斯者三四羣鴈以奴紿已共啄之未幾澤人執火前鴈奴不敢鳴羣鴈方寐一網無遺者今楚師進退三執火之謂也君何不少察之乎晉侯曰爭人不當

如是哉於是大嚴守備楚子聞之曰勿謂晉無人不敢侵君子曰晉侯其善謀哉集衆人之慮必有一長者及韓起獻計楚人知悉其情遂退師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況士乎

宋剔成君自高視羣臣皆下有諫者輒拒曰爾欲上我邪毋不已也指所佩劍曰懼此乎皆怖汗而退欲造九成臺於雍丘之郊恐羣臣言戒門者毋納士納則死北殷子且謂門者曰吾將見吾君門者沮之子且堅欲入

且曰吾事君十年豈不知君君所甚惡者諫耳吾不諫則已何沮也曰子既不諫欲入何為曰吾善為雞戲將以悦君也門者入白剔成君君召至子且鼓肱為翼膠膠而長鳴鳴已急趨出氣甚暢君怪之趨使還問曰子人耳乃效雞鳴何也曰臣尊雞甚故效之耳何故尊之曰臣以堯舜之知或不如也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寡人聞非聖人者無法況方之異類乎曰臣烏敢非聖人竊有疑也道蔽天地者堯德極萬世者舜皆古聖人也

令謂其知不雞若者誠過乎激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愆度者堯舜能之乎曰不能也曰堯舜雖大聖司晨必以雞乎曰固也曰君如知此奈何盡下羣臣無若雞者乎君喜曰羣臣無言及茲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子宜力諫也曰君令臣諫臣不敢隱令賦急民單環四封皆強敵夙夜憂勤且懼不免況事游觀乎曰寡人不敢也曰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剔成君即日罷其役君子曰日之行晝天下無不照月之行夜萬國無不

明然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一燈之微足補其功此盖予且雜喻之說也

余為燕書四十篇盖取郢人誤書舉燭之義讀者好之謂有秦漢風余獨愧汗弗止者何也自嬰憂患以來神情銷沮見於觚翰之中氣薾而辭荒惡在其能秦漢也不猶優孟之似孫叔敖哉

顔率求鼎難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王患之以告顔率顔率曰大

王勿憂也臣請正大義以卻其軍率乃詣秦君長揖言曰周之與秦勢雖若敵國其分則君臣也率聞君伐臣則有之矣自非弒逆未聞以臣伐君也不知君之興師而涉邦畿也何故天子謹使使臣問諸左右秦君曰無他異也寡人竊聞九鼎四海之厚寶也誠願得一觀焉然恐周之執事不察敝國之情乃盛陳師衛以備不虞耳寡人人臣也豈敢稱亂率曰率意君忘其為人臣也今幸勿忘甚善率嘗適蔡蔡人有事其主者其主有龍

淵之劒蔡人操刃與戟逐而奪之或諫曰此汝主也汝何得乃爾獨弗畏不義之名乎蔡人曰吾見龍淵不見主也彼猶不見主故肆行而無忌憚君今知為人臣而興師求九鼎焉何也君不聞齊晉之事乎齊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王嘗賜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皆得專征迨桓公之興平宋折鄭帖服荊楚威行諸侯天下莫強焉尚欲以尊周為事未嘗敢求九鼎也晉地亦方千里帶甲亦數

十萬椅以太行之高揭以首陽之雄迤以黄河之深靡以大陸之廣所謂表裏山河之固晉實有之文公藉累世之盛侵曹伐衛大戰于城濮而楚師敗績列國畏威無敢不從然猶一曰尊王室二曰尊王室亦不敢求九鼎也今君欲行霸術不思法桓文而首惟不軌是圖率恐諸侯有以議君也且君有不義者三以臣帥兵而劫天子不義一也鼎乃先王重器而敢睥睨之不義二也肆虎狼之威志在丘墟宗廟不義三也六國怨秦之虐

日夜共謀洹水之上恨無其名以興師設知君有爾韓必遣三將軍出宜陽趙魏與韓唇齒之邦必注强弓蹶勁弩助之燕雖稍弱勢不能以獨寧四國合一精兵當不下三百餘萬齊爲山東大國亦必驅其兵西向崤函楚見諸侯並起其雄吞之志益暴又必急趨擣武關君雖有百二之險舉六豹而歕一牛不至血肉狼籍不止也卒竊爲君危之夫鼎者又以昭夫德也茍無其德雖得之必亡之昔夏之盛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

為之備使民知神姦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君尚可力求之邪楚莊之強君之所聞也因伐陸渾之戎遂來問鼎之重輕王孫滿正言郤之輒俛首莫敢吐氣者豈力有不足哉誠畏負不義之名也君世有功於天王令其所為可不如蠻荊之長乎為君之計莫若告于衆曰寡人不敏昧厥君臣大分帥爾有衆欲觀鼎于周周之大夫弗以寡人為不穀肫肫然喻之寡人雖至

愚亦已藏之中心矣爾衆宜解甲韜戈從寡人寡人幸至於廟當舉觶自罰復告于太史書之以旌寡人之過君能如此則改過不吝之成湯又見於今日也君德孰加焉秦君聞之赧然謝顏率曰子之言良是也即日罷兵西還鼎周鼎也故借周天子立論為說者曰秦師求鼎之事雖急使率以是大義折之秦縱暴必能退師初不待陳臣思將兵以救之也既不能然復以八十一萬人輓鼎詣齊率真小人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豈獨率一人之為然

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

書穆陵遺骼

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攝嘉木揚喇勒智與丞相僧格相表裏為姦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三僧言發寳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屠塔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頂以為飲器大明洪武元年戊申正月戊午皇帝御劄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毅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吴勉索飲器於

西僧汝納監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嗚呼上之德可謂至矣哉

諭頑

陶尚書中立為余言臨海林甲一門皆疫死甲獨治喪曁甲殁無人藏其屍家犬奔號里巷若狂已而羣犬翕集銜甲衣曳至西郊跑土成坎埋焉坎淺不能容又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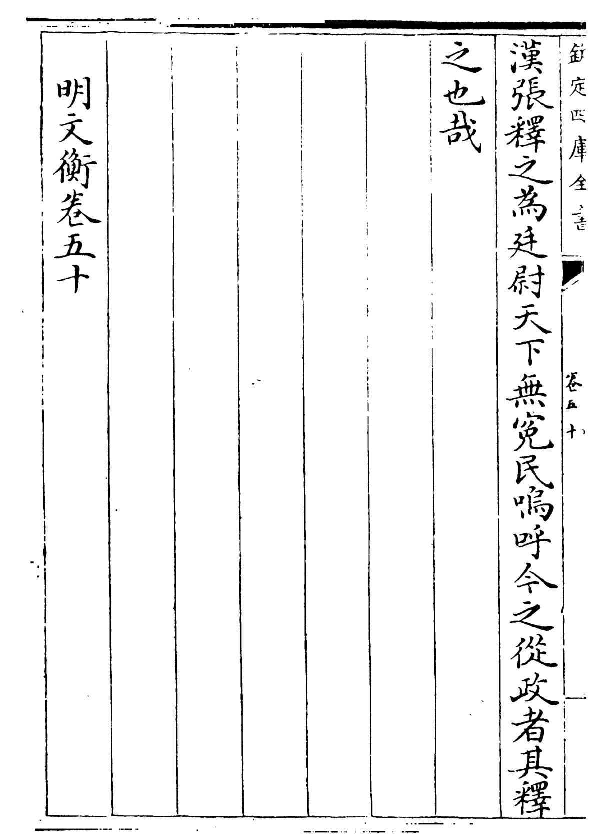
曳出如是者四三始瘞土覆之而去新昌黄琛甫有北犬為邏卒所食棄骨屏處其子銜之瘞諸野予聞撫髀太息每舉諭諸人人輒笑予誕且謂古無是事昔譙縣崔仲文畜犬會稽石和以丁奴易之不從和殺仲文奪其犬犬齧和守仲文屍爪浮土掩之尋牽和衣詣官和伏誅此晉義熙中事也冀州石玄度犬母育一子愛之甚玄度烹子啖之母候骨投地斂寘一窟移瘞於桑間旦夕向桑嘷逾月乃止此宋元徽中事也謂古無是事

者過矣夫犬能禦盜齧姦解難報恩傳記所載者然也又寧止此二事乎人若不自厚物理有可徵者亦弗之信反指予為誕予故書此示之人心尚存其亦有所感夫

書容言二首

天台李某過盜官為購捕之有刀鑷工出簪珥粥諸市市魁執送官工具言私於其東隣女得之官逮女問狀女戰栗不能言工曰爾毋佯恩為也爾左乳有瘢可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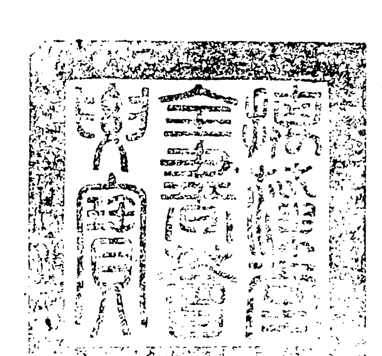
官覆之信然女恚自剄死死三月始得眞盜初女童子
時常用工薙髮故知女瘢工慫女嫁時不償其勞陷之
黃巖少年嘗游於博徒一日飲市上市人攜虛筵與博
不勝馳而去少年慚其紿已躡至大澤中杖之仆地有
一翁挾子過焉意其病厥也扶還其家未至而氣絕市
人家縛翁父子赴官子哀慟不伏翁謂子曰兒毋用苦
吾老矣自度在世無幾願易兒也子聞之輒自陳殺市
人狀甚悉官用縱翁歸翁念兒寃也自經死為說者曰



漢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嗚呼今之從政者其釋之也哉

明文衡卷五十

謹案卷五十第四十六頁前四行僧格舊作桑哥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蘇曰柄